

## 六十五

我早已厌倦了这人世间无谓的斗争，每一次美其名曰所谓讨论，争鸣、辩论，不管什么名目，我总处于被讨论，挨批判，听训斥，等判决的地位，又白白期待扭转乾坤的神人发善心干预一下，好改变我的困境。这神人好不容易终于出场了，却不是变脸，就转身看着别处。

人都好当我的师长，我的领导，我的法官，我的良医，我的诤友，我的裁判，我的长老，我的神父，我的批评家，我的指导，我的领袖，全不管我有没有这种需要，人照样要当我的救主，我的打手，说的是打我的手，我的再生父母，既然我亲生父母已经死了，再不就俨然代表我的祖国，我也不知究竟何谓祖国以及我有没有祖国，人总归都是代表。而我的朋友，我的辩护士，说的是肯为我辩护的，又都落得我一样的境地，这便是我的命运。

可我又充当不了抗拒命运的那种失败的英雄的悲剧角色，我倒是十分敬仰总也不怕失败，碰得头破血流，拎着脑袋爬起来再干像刑天一样的勇士，却只能远远望着，向他们默默致敬或致哀。

我也当不了隐士，说不清为什么又急着离开了那上清宫，是忍受不了那清净无为？是没有耐心看那藏经阁里多亏几位老道求情才没被劈了当柴烧残存的几千册明版的《道藏》刻版？还是懒得再打听那些饱经沧桑的老道们的身世？也怕去刺探那些年轻道姑内心的隐秘？还是为了别败坏自己的心境？看来，充其量我只不过是个美的鉴赏者。

我在海拔四千多公尺通往西藏的一个道班里烤火。这道班只有一幢里面被烟子薰得乌黑的石头房子，前去便是冰雪皑皑的大雪山。公路上来了一辆客车，热热闹闹下来了一群人，有挎背包的，有拿的小铁槌，也有背个标本夹子的，像是来实习考查的大学生。他们朝窗户都堵死了的这黑屋子里探了一下头，都走开了，只进来了一位打着把红布小伞的小姑娘，外面正在飘雪。

她可能以为我是这里的养路工，进门就向我要水喝。我拿起一把勺，从吊在石块围住的火堆上长满油烟黑毛的铁锅里舀了一勺递给她。她接过就喝，哇的叫了一声，烫着了嘴。我只好道歉。她凑近火光，看了看我，说：

“你不是这里的人吧？”

她裹在毛围巾里的脸蛋冻得红扑扑的，我进这山里还没有见过肤色这么鲜艳夺目的姑娘，想逗逗她：

“你以为山里人不会道歉？”

她脸更红了。

“你也来实习的？”她问。

我不好说我能当她老师，便说：

“我是来拍照片的。”

“你是摄影师？”

“就算是吧。”

“我们来采集标本。这里风景真好!”她感叹道。

“是的，没得说的。”

我大概也就是美的鉴赏者，见了这么漂亮的姑娘，没法不动心，便提议道：

“我能给你拍张照片吗?”

“我可以打伞吗?”她转动小红伞问。

“我这是黑白胶卷。”我没说我买的是整盘的电影胶片次品，自己剪了装的卷。

“不要紧，真正搞艺术摄影的都用黑白卷，”她好像还挺在行。

她跟我出了门，半空中飞舞着细小的雪花，她顶风撑住艳红的小伞。

当时出外虽说已经是阳春五月，这山坡上积雪还未化尽。残雪间到处长的开紫色小花的贝母，间或有那么一丛丛低矮的深红的景天。裸露的岩石下，一棵绿绒蒿伸出毛茸茸的花茎，开出一大朵厚实的黄花。

“就在这儿吧，”我说，背景上的大雪山早晨还皑皑分明，此刻在细雪中灰蒙蒙的成了个虚影。

“我这样好吗?”她歪头，摆弄势式，山风遒劲，雨伞总也抓不稳。

她抓不住伞抵抗山风的时候模样更好。

前面有一条涓涓细流，结着薄冰，水边上的高山毛茛大朵大朵的黄花开得异常茂盛。

“往那边去!”我指着水流喊。

她边跑边同风夺伞，我拉近了镜头。她气喘吁吁，雪花又变成雾雨，毛围巾和头发上都结着闪亮的水珠。我给她打了个手势。

“完了?”她顶风大声问，睫毛上水珠晶莹，这模样最好，可惜胶卷已经到头了。

“这照片你能寄给我吗?”她满怀期望。

“如果你留给我地址的话。”

开车之前，她跑进车里，从车窗递给我一张从笔记本里撕下来的一页，写着她的姓名和在成都某街的门牌，还说欢迎我去，摆摆手告别了。

我之后回到成都，经过这条老街，我记得她那门牌号，从这门前经过却没有进去。之后也没把照片寄给她。我那一天大堆胶卷冲出来之后，除少数几张有特定的需要，大都未曾印成照片。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一天去放印这许多照片，也不知道放印出来她是否还那么动人。

我在武夷山的主峰黄岗山，接近山顶的那片亚高山草甸下方的针叶林带拍到了一棵俊美的落叶松。主干在半截的高度断然分为几乎水平的两根枝干，像鼓动翅膀正要腾飞的一只巨大的隼，两翼正中的一个树节看上去恰如头啄在向下俯视。

自然造物就这样奇妙，不仅显现出如此生动的性灵和精致而瞬息变化的女性美，也制造邪恶。也在这武夷山南麓的自然保护区里，我见到了一棵巨大而老朽的榧子树，树心上下全空朽了，莽蛇足可以做窝，铁黑的躯干只横腰斜伸出的几根枝杈，还抖动点暗绿的小叶片。斜阳西下，山谷浸在阴影里，它高高突出在被夕阳映照得碧橙一片看去细柔的竹海之上，那些折断了的老朽的乌黑枝丫，肆意恣张，活脱一个邪恶的鬼怪。这张照片我倒是洗印出来了，

每次翻到都让我心里一阵阴冷，不能久看。我明白是它泛起我灵魂深处阴森的一面，令我自己都畏惧。可无论在美与邪恶面前，我也只能望而却步。

我在武当山见到了也许是最后一位正一派的老道，正像是这种邪恶的化身。我在进山的路上那个叫老营的地方打听到他的。毁于兵火的明皇室的碑庭院墙外，搭的半间破屋，一位老道姑栖身在那里。我向她了解这座道教名山早年的盛况，谈到了道教的正宗。她说正一派的老道如今只剩下一位，八十多岁了，从不下山，终年厮守在金顶上，就没有人敢动他分毫。

我赶清晨第一趟班车从这里到了南崖，再沿山路爬到金顶，已过正午。阴雨天山顶上很冷，见不到游人。在清冷曲折的回廊里我转了一圈，门不是从里面插上便都挂着铁锁。只有一扇钉着铁条的厚重的门还露出一线门缝。我一使劲，竟推开了。蓬发滋须穿着长袍的一位老者从炭火盆边上转身站了起来。他身高体宽，面膛紫黑，一股凶煞气，恶狠狠问道：

“做什么的？”

“请问，你是这金顶的住持？”我语气尽量客气。

“这里没有住持！”

“我知道这里道观还没恢复活动，您是不是此地早先的道长？”

“这里没有道长！”

“那么请问您老人家是道士吗？”

“道士又怎么样？”他黑白相杂的眉毛也滋张着。

“请问您是正一派的吗？我听说只有这金顶上还有一位——”

“我不管什么派！”

他不等我说完，便关门轰我出去。

“我是记者，”我只好赶紧说，「现今政府不是说要落实宗教政策，我也许能帮您反映点情况？」

“我不知道什么记者不记者的！”他把门砰的合上了。

其时，我看见房里火坛边还坐着一位老妇人和一个年轻姑娘，不知是不是他的家人。我知道正一派道士可以娶妻养育儿女，乃至种种男女合而修炼的房中术，我止不住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度他。他浓眉滋生下的眼睛睁睁恰如一封铜铃，声音也粗厚洪亮，咄咄逼人，显然武功在身，无怪多年竟无人敢触动他。我即使再敲门未必有更好的结果，只得顺着岩壁上铁链防护的狭窄的山道，绕到黄铜浇铸的金殿上。

山风夹着细雨，呜呜吼叫。我转到殿前，见到个粗手大脚的中年妇人，面对锁闭的这座铜殿，拱手礼拜。她一身装束像个农妇，可那派摆开的架式全然是跑惯江湖的女流之辈。我信步走开，依着穿在石柱间的铁栏杆上，佯装观赏风光。山风呼啸，盘结在岩缝里横生的矮小松树都抖动不已。一阵阵云雾掠过下面的山道，时不时显现一下这么黑森森的林海。

我转身看了一眼，她又开两腿正在我身后站桩，眼睛细闭，表情木然。他们自有个我永远也走不进去对我封闭的世界，他们有他们生存和自卫的方式，游离在这被称之为社会之外。我却只能再回到众人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去苟活，没有别的出路，这大概也是我的悲哀。我顺着山道往下走，平坡上有一家饭馆，还开着门，没有游客，只有几个穿白褂子的服务员围在

一张桌上吃饭。我没有进去。

山坡上，有一口倒扣在泥土里的大铁钟，足有一人多高。我用手拍了拍，扎扎实实，没有一丝回响。这里想必曾有一座殿堂，如今只满目荒草在风中抖索，我顺山坡下去，见到一条陡直下山的石道。

我止不住脚步，越下越快，十多分钟光景便进入一片幽静的山谷。石级两边林木遮天，风声隐退，甚至感觉不到蒙蒙的细雨，那雨或许只在山顶的去雾之中。林子里越来越阴暗，我不知是不是进入了在金殿前俯视时雾雨中显现的那片黑森林，我也不记得来时上山走过这样的路，回头看看陡直下来的无数石级，再一级一级爬上去寻来路又太吃力了，不如索性这样坠落下去。

石级越见秃败，不像来时的山路多少经过修整，我明白我已转到山险，只听任两脚急步下跑，人临终时灵魂通往地狱大抵也是这样止不住脚步。

起初我心里还有点迟疑，时不时扭头回顾一下，尔后被地狱的景象迷惑，再也顾不上思考。阴森的山道两旁，两行石柱的圆顶越来越像一颗颗剃光的脑袋。幽谷深处更见潮湿，石柱歪歪斜斜，石头又都风化了，更像两排搁在柱子上的头骨。我担心是否当时老道心头不洁净引起他的诅咒，对我施加了法术，令我坠入迷途，恐怖从心底油然而起，神智似乎错乱。

缭绕的雾气在我身前身后弥漫开来，林子里更加阴森，横三竖四潮湿的石条和灰白泛光的石柱如同尸骸。我在一具白骨中穿行，脚步登登不听使唤，就这样不可遏止坠入死亡的深渊里，脊背直在冒汗。

我必须刹住脚步，赶紧离开这山道，不顾林中荆棘丛生，借一个拐弯处一头冲进林子里，抱住一棵树杆，才刹住脚步。脸和手臂火辣辣有些疼痛，脸上流动的可能是血。我抬头见树杆上竟长了一只牛眼，逼视着我。我再环顾，周围远近的树干都睁开一只又一只巨大的眼睛，冷冷俯视。

我必须安慰自己，这不过是片漆树林，山里人割过生漆之后废弃了才长成这幽冥的景象。我也可以说，这仅仅是一种错觉，出于我内心的恐惧，我阴暗的灵魂在窥探我自己，这一只只眼睛不过是我对自己的审视。我总有被窥探的感觉，令我周身不自在，其实也是我对于自身的畏惧。

回到山道上，路上飘着细雨，石条都湿漉漉的，我不再看，只盲目走下去。